

WOODY ALLEN 伍迪·艾伦电影全解
FILM BY FILM



**WOODY ALLEN
FILM BY FILM**

伍迪·艾伦电影全解

by Jason Solomons

[英] 詹森·所罗门斯 著 陈煜慧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迪·艾伦电影全解 / (英) 詹森·所罗门斯著;
陈煜慧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WOODY ALLEN FILM BY FILM

ISBN 978-7-201-14126-8

I. ①伍… II. ①詹… ②陈… III. ①伍迪·艾伦 -
电影评论 IV. ① J9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109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2-2017-236

WOODY ALLEN FILM BY FILM by JASON SOLOMONS

Copyright: © 2015 TEXT BY JASON SOLOMONS, DESIGN AND LAYOUT BY CARLTON BOO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LTON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Guomai Culture &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伍迪·艾伦电影全解

WUDI AILUN DIANYING QUANJI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赵子源
产品经理 杨颖婷

制版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2
印 张 25 1/3
印 数 1-3,000
字 数 3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The two biggest myths about me are that I’m an intellectual, because I wear these glasses, and that I’m an artist because my films lose money.”

——WOODY ALLEN



左图：“我属于天生就对笑话分外敏感，如果没有这种天赋，鬼知道我会去做什么？”

伍迪·艾伦，1967年在纽约

Foreword by Alfonso Cuarón

前言（阿方索·卡隆¹撰）

电影都是幻象，而我最爱伍迪·艾伦的一点就是，他能让幻象看起来如此真实而自然。

每个人，尤其是电影人，都深知拍电影的不易，然而对伍迪·艾伦而言，拍电影是一种纯粹的乐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电影风格很老派，但他是电影史上一条重要又独特的纽带，将旧好莱坞的传统电影与法国电影连接起来，并且用最现代的电影制作形式来表现它们。

他所讲述的故事和创造的形象组成了电影最标准的表达方式，是糅合了浪漫和喜剧的娱乐空想，同时又融入了对人类存在的严肃思考与对抗。

观看伍迪·艾伦的电影时，你始终能感受到他对20世纪40年代电影非同一般的狂热，这份热爱从他在孩提时期惊艳于大银幕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他从此爱上了电影。他有传达出这种爱意的天赋，让观众充满愉悦。我认为这很令人兴奋。

也许现代的观众已经不再接触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了，也没有体会过观看老电影的经验 and 情感，但是伍迪让我们记起到底什么才是对电影的真爱。

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们来说，他就像是在说某种已经失传的语言，如拉丁语、梵语一样，然而那并不意味着这些如诗如歌的语言就不再优美动人，不再强大有力了。任何人都能够一眼看出伍迪·艾伦影片的美。他的电影是一种魔法，将观众领进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伍迪最近的影片《魔力月光》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但却运用了21世纪的精良制作技术，其中的魔术情节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那个年代的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惊奇。这部影片也充满了提问与好奇，并且带着一种轻快潇洒的魅力。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拍摄了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电影《蓝色茉莉》，作品既现代又讽刺，其中最精彩的片段无论哪个女演员在哪个时代演绎出来都是如此搞笑。茉莉绝对是一个经典的银幕角色，无论放在当下还是一百年以前看，她都精彩绝伦。

1 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凭借《地心引力》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作品包括《你妈妈也一样》《人类之子》。

回顾人类的电影史——实际上伍迪·艾伦的电影迫使你这么做——其中不乏多产的大师级导演，譬如约翰·福特。但约翰·福特并不亲自创作剧本。在德国电影史上，多产的导演法斯宾德身兼编剧、导演、演员，这些伍迪·艾伦都做到了，而且没有依赖可卡因。

伍迪在 80 岁的高龄仍然如此活跃，着实引人注目，但长寿并不是真正的惊喜，也不是庆祝的理由。最大的隐患是把他视为理所当然。因为真正鼓舞人心的是，直至今日，他创作的故事水准仍然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即便到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在那么多的电影中我们还是可以立即辨认出他的作品，却又无法轻易地将其归类。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是最难能可贵、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一直很喜欢他那相当捉摸不透的个性引起的误解。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笑话。我无法不嘲笑人们对他的误会——他绝不是一个“无理之人”。他的电影剧本和故事结构一直无可挑剔，你只需要坐下来，对他这样讲故事的自信感到惊叹就可以了。📄

The Woody Allen Interview

采访伍迪·艾伦

戛纳电影节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严峻考验。

热闹非凡、繁忙异常，银幕上播放电影直到深夜。

其中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除了因为不习惯空调会偶尔咳嗽两下，看上去神采奕奕。

他喜欢表达，也乐于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机智风趣。

詹森：看见你这么健康，真高兴。

伍迪：我敢打赌，你绝对不会比我更开心……

詹森：在戛纳感觉怎么样？

伍迪：卖力宣传自己的电影总觉得有点儿尴尬。当然，我会去宣传，也会说电影很棒，我们一起完成了一部出色的作品，但实际上这是在撒谎。由我来说这种话太不真实了，只有别人（观众）才能断定我做得到底好不好。

詹森：电影行业近年来的变化巨大。电影人得竭尽全力地去获取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像您的一些没有超级英雄、没有爆炸场面的老式电影。和以前不同，现在您得四处宣传，自卖自夸。

伍迪：是的。现在我也要倚门卖笑，这对我来说还挺困难的，因为我制造的又不是开罐器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确实该去推销这些艺术品，但你根本不能想象毕加索敲开门，然后说：“你好，我画了这幅画，你要买吗？如果你不喜欢它，觉得这里太蓝了，

我可以在这儿添点儿红色……”所以，虽然我非常理解我必须让别人知道电影已经上映，但是对我来说，这种处境有点儿尴尬。

詹森：《无理之人》在戛纳大受欢迎，就像《午夜巴黎》和《午夜巴塞罗那》一样。不过也不是所有影片都这么顺利，2002年的《好莱坞式结局》就遭到冷遇。戛纳对不受评论界欢迎的影片来说是一个残酷的首映地。

伍迪：好吧，不过这对我不起作用，评论对我来说没多大影响，因为我从来不看关于自己的评论。人们总会犯错，就算他们的初衷再好，想让一切变得更好，也还是会搞砸，所以我不读评论。我发现，越少考虑自己，反而会变得越好。诸如“他真棒，他太可怕了，他的电影真是杰作啊，这部电影一塌糊涂……”的评论，读得越多就想得越多，它们会造成困扰，所以我不看关于我的评论和访谈，以免想起过去说过些什么让自己后悔的话，想收回，或希望自己当初能说得更好一些。

詹森：你说你尽量不去考虑自己，但是你的影片全都是对于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考、忧虑和困惑。在我看来，你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思考。

伍迪：是的，我常常思考死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对的。我觉得人类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吧，不是吗？我并不认为在这方面我比别人想得更多，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这样——因为那是我所有作品的主题。那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作为公民我拥有政治主张，但身为艺术家我并没有立场——我投票、为竞选捐款，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只对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感兴趣。这些才是我想在电影里讨论的东西，拿它们开开玩笑。

詹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忧这些事情的？

伍迪：我大概在5岁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些。不过只是意识到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理学家研究过，普遍认为儿童能够清楚地感知到这类事情……

詹森：好吧，所以你知道父母会离世，自己也会死，周围所有人都难逃厄运。但是你才5岁，为什么要思考这种哲学问题，而不回房间看看漫画书呢？

伍迪：没错。比我适应得更好的人会说：“是啊，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命运，我接受了，现在，我要继续生活，享受人生了。”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如果这样下去，一切都会被毁掉。而且我很任性，我会说：“如果是那样，我就要拿着球回家去，不想玩儿了。如果这就是游戏规则，那我不喜欢这游戏。”我的反应比较消极。

詹森：你对生活的预判这么糟糕，在我们看来这也许是很好的开局，欲扬先抑，往后会越来越好的。

伍迪：我很幸运，笑话拯救了我。在学校里，我学习并不好。我喜欢打棒球，听爵士乐。作为学生，我糟糕得要命，所以纽约大学把我开除了。但是出于某种……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原因，我擅长写笑话。我们家没人写笑话，也没人在演艺圈，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可以写出很棒的幽默笑话。我15岁的时候就能写，把它们卖掉，逗人们一乐。这真是救了我的命。我赚钱、写作，在俱乐部和歌厅里工作，在电视上和剧院里表演，讲各种好笑的段子。我赚了一大笔钱——比我那做花匠的母亲和做过珠宝商、出租车司机、酒保的父亲两个人加起来还多……就像有些人有音乐天赋，我天生就对笑话分外敏感，如果没有这种天赋，鬼知道我会去做什么。很多人都有讲笑话的天赋，他们十分有趣，在婚丧嫁娶或者朋友聚餐的时候能让人高兴，但是我更厉害一些，我能讲出专业水准。

詹森：你父母怎么想？他们觉得你有趣吗？

伍迪：我能赚钱，父母很激动——他们不知道我有没有趣。后来，他们看见大家都接受了我的电影，就安心了。他们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气馁，从没说过不让我进入演艺圈之类的话，但是呢，到底有没有趣，他们其实没什么想法。他们不考虑这些。

詹森：有个老笑话说，一个喜剧演员临终时躺在床上，家人围绕着他，说撒手人寰一定很难，然后他回答：“死亡是容易的，做喜剧才难。”但是，你对喜剧的评价似乎没这么高。

伍迪：我想写悲剧啊，但没人给我机会让我成为伯格曼、尤

金·奥尼尔或者田纳西·威廉斯。人们经常雇我写笑话，他们总是说：“喜剧更有价值，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得到，我们需要你。”而且他们不会投资我拍一部严肃的电影——除了在拍完《安妮·霍尔》之后，联美公司终于对我喋喋不休的抱怨做出让步。我对滑稽搞笑片评价也不高。在电影院里，我也享受伯格曼多于搞笑片。我喜欢喜剧可以逗我一乐，但那种触动并不会持久。如果观看正剧，哪怕是《乱世佳人》，我也会充满敬畏，更为着迷。喜剧像饭后甜点，严肃的正剧才是丰盛大餐。

詹森：但你已经把喜剧上升到了生活哲学，一种与生活相处的应对方式。你的处理是对人类境遇的有效回应啊，为什么还是觉得不够有趣呢？

伍迪：还是有原因的。天生的东西你会觉得理所当然。当我看见一个会画画的人，我会觉得这太神奇了。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女孩坐我旁边，可以瞬间画出一匹完美的马，鬃毛和腿部都栩栩如生。我压根就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是不会画画的那种人。但是对她来说，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我对她说：“哇！能画出那样一匹马，好难啊。”但是她说：“不，很简单的，就那么画出来了。”所以，如果你不会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难。但是对我来说，做喜剧并不困难，我就那么做出来了，就像那姑娘画马一样。所以，我不是很看重喜剧。

詹森：但是你开的都是上帝和哲学的玩笑，在喜剧里探讨严肃的话题，不是吗？

伍迪：是，但那是无意识的。我写我认为有趣的喜剧，因为那些问题一直都在我脑海里，所以就写出来了。我不认为自己会写政

治或家庭婆媳桥段，但是我会思考死亡和生命的意义，它们自然而然地就出来了。这成为我喜剧的基础，不是被迫的命题作文，而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就是我。我曾经被问道：“你想过有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得很无趣吗？”实话实说，我从没想过这件事的可能性。当我与人交谈、做事的时候，就是会很有趣，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趣不是一个可以拿走或消失的东西，那就是我听起来或者看上去的样子。

詹森：拍电影对你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有什么帮助吗？

伍迪：在真实残酷的生活面前，没有什么积极答案。无论哲学家、神父还是精神分析师对你说了什么，本质上都是生命自有的安排，碾压到你头上。我们总有一天要被放在一个很糟糕的位置上，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不好。

唯一的出路，作为艺术家能做的就是，尽力创作出作品来向人们解释为什么生活值得一过，是积极有意义的。你得做出东西来说服他们。因为宇宙随机，世事无常，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忘掉你曾经做过、创造过的一切：它们终会消失，地球和太阳都会耗尽，宇宙也将终结。莎士比亚、贝多芬还有米开朗基罗创造的那些东西，无论我们多么珍视，有一天也会烟消云散。所以很难说服人们积极面对人生。

因此，我的结论是，唯一可能用来稍作对抗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找个暂时的寄托——人的注意力是可以被转移的，看棒球比赛或者看弗雷德·阿斯泰尔¹跳舞，就会发现有

1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7），美国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歌手。1950年，他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些东西能分散你的精力。对我来说，此刻我正在想，我能让艾玛·斯通或者杰昆·菲尼克斯把这场戏演好吗？假装这些事情在生活中好像挺有意义——其实并没有，都是琐碎的小问题，我能搞定。如果我解决不了，那电影可能就要毁了，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死掉。所以这就是我的方式，让自己分心。

拍电影是很美妙的分散注意力的过程。女演员们来拍戏，担心她们的戏份，考虑角色该怎么演，思来想去。如果她们不演戏，就会待在家里或者躺在沙滩上，想：“天哪！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会变老，我会死掉，我爱的人也会死掉，我要感染埃博拉病毒了……”

所以，生活中你能做的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有会儿工夫喘气，不用面对现实——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现实中有太多事情要承受，太多严肃的事情要去考虑，所以必须把现实推到一边去——当我进入影厅，花一个半小时看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舞蹈，就不用去想死亡、渐渐衰老的躯体、将来的某天我会老去。一旦离开电影院，我就又要面对现实，被各种难题不断拷问了。

拍电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它让我忙碌起来——就像人们给监狱里的囚犯一些编织手工活儿，好让他们有事可干一样。

詹森：拍电影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的电影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你拍了很多片子，每年都在工作，累积了50部之多。我们能通过影片了解你些什么呢？我想，从《傻瓜入狱记》到《无理之人》，应该能理出一条线索，获得关于你的信息。

伍迪：当然会有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不是有意为之的。就像心理咨询：如果你一直不停地说说说，但是医生没给什么建议，过了5年，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又会冒出来，很明显，这对你有特

别的意义。所以，你会看到我最早的电影里也已经出现了同样的主题——比如《爱与死》。它里面充满了各种笑话，一个接一个，但是所有笑话都是关于生活、死亡、命运、选择的，没什么真知灼见，就是笑话，只是主题一致而已。

同样地，这些年我还做了很多有关魔术的事情，因为魔术和宗教有相似之处，都相信有人眼无法看见的力量。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所得即所见，没有魔法，也没有神能救你。

同样的主题不时会跳出来。所以，是的，你可以追踪电影中的关注焦点；通过我扮演的角色发现我很悲观，到现在还是这样，并没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感觉好点儿，我也并没有变得更严肃。年轻的时候，我很严肃、乏味，跟我待在一起超级无聊。如果按照当时的状态获得成功，我能一部接着一部拍摄主题非常沉重的影片，拍上一世。除非缺钱，否则我不会拍喜剧。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上了年纪才有的问题，悲观已经陪我走了一辈子。

詹森：你不认为你的电影使我们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吗？

伍迪：身为艺术家，我并不擅长……至少没能向人们展示可以享受一下生活，或者生命某处还是会有积极的一面……这方面做得挺失败的。这真的太难了——45部电影里我都没做到这一点，最大的贡献只是让人们分散了注意力。所以我说过：“来看我的电影吧，《香蕉》或者《安妮·霍尔》。”在两个小时里能让我忘掉那些难题，因为银幕上有人、有音乐，也许会有好笑的事。但出了电影院之后，就又要面对真实生活了，我不喜欢。电影就像是炎热夏天里的一杯冷饮——你会说我已经喝掉了，恢复了一点儿精神，够支撑过完一天。然后生活就又会开始碾压过来，我得去看看篮球赛、去公园逛逛、和孩子们玩玩，反正要做点儿什么

分分神，暂时从可怕的生活里逃离出来……

詹森：但是很多人都被你和你的电影鼓舞了……

伍迪：我？真的不是谦虚，我感觉自己一个人都没鼓舞到。我对此并不感到烦恼。但是，反观同时代的人，我能看见马丁·斯科塞斯的巨大影响，我觉得他很了不起；还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影响……但是我看不见自己有什么影响力……每次看年轻导演接受采访，他们经常说“我是看着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长大的”，或者“我看过《星球大战》”，但是我的名字从来没被提及。我知道，证据就在银幕上——我没有其他人那样的影响力。

当然，我自己一直被伯格曼、费里尼、特吕弗、戈达尔所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些电影的标志性人物就红极一时，让我对电影产生了兴趣。所以对人产生影响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也介意自己没什么影响……

詹森：那你应该看看我收藏的唱片。如果没看过你的电影，我想我不会发现格什温、哈里·詹姆斯或者本·韦伯斯特。

伍迪：噢，我可以影响人们的唱片收藏——这点我承认。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乐趣，电影制作过程中最让人高兴的环节：配乐。一部电影拍完了还没配乐的时候，毫无生气，冷得像冰一样。然后我就去剪辑室旁边的房间，从我存放的很多唱片中挑出几张，配上莫扎特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后，再看看成片，如果还是很糟糕，就试试其他的——有时候挺随机的。在《无理之人》里，我们用了雷西·路易斯的唱片，一试播，整个电影立马活了。所以如果我影响了人们的唱片收藏，嗯，这点我完全不介意。

詹森：你还影响了我对女性的审美，你让我们爱上了安妮·霍尔那样的姑娘……

伍迪：好吧，这种事你可别搞错了，出错了不能怪我。如果你惹上了女人的麻烦，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要用我做借口。当然，我在电影里和最可爱的女性合作过。嗯，最早从珍妮特·玛戈林开始，她很美，然后是黛安·基顿，也很美，接着是斯嘉丽·约翰逊和艾玛·斯通，你简直想象不出能有比那更美的人，还有查理兹·塞隆、米亚·法罗，嗯，虽然最后和她闹掰了，好吧，但她还是非常美——嗯，一个接一个……娜奥米·沃茨，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演员，玛伦·斯塔普莱顿、杰拉丹·佩姬、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凯特·布兰切特、黛安娜·维斯特、吉娜·罗兰兹。她们都是很棒的女演员……

我发现生活中的巨大乐趣之一就是看漂亮女人。这会让人感觉好起来，演艺圈最大的福利之一是可以和美女们一起工作——如果我像妈妈期望的那样去了药店讨生活，也许某天，一个美女会走进来。但是拍电影就不同了，每年，每天我去片场开工，早上8点，艾玛·斯通就会像女神一样等在那里，还有斯嘉丽或者娜奥米，你会和她们一起工作一整天，这就很棒。第二天你再去工作，她们还在那里，而且会持续好几个月——这种谋生的方式，太幸福了……

男性也很迷人，一些很赞的男演员真是魅力非凡——比如，科林·费斯，相貌英俊，幽默风趣，还有迈克尔·凯恩……还有，呃，嗯，由于某些原因，我记不清一些早期合作的男演员了，不像女演员记得那么清，这是实话……拍电影最棒的部分就是美女和音乐……

詹森：我猜想，要是你觉得自己的电影没产生预期的重要反响，你也许已经成为一位小说家，但是就不会遇见这么多女演员了。

伍迪：选择写作当然有利有弊。如果电影中的某场戏我看了不喜欢——好吧，我得花一百万美元去修改补救，但我不可能一直有那一百万啊。写小说就不一样了，最多毁了一张纸，然后从头来过，没什么损失。

但是写作也有不好的地方，我试过写小说，然后发现那太难了。每个词都要苦思冥想、字斟句酌，一天过去了也没写几页，像雕刻宝石、制作法贝热彩蛋或其他工艺复杂的事情似的，我不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拍电影的话，我可以让演员说出他们想说的台词，下个镜头换一换，试试不同的方式。但是小说太精微了，对我来说太难。

詹森：但是你对电影有了了不起的掌控力，让这么多人贡献出了精彩的表演。

伍迪：秘诀就是雇用非常棒的人，了不起的女演员和男演员，然后放手让他们发挥。我不“导演”他们，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放手让他们改变你的台词，让他们贡献自己，自由做事。与我合作的人在他们自己的事业上都颇有建树，合作之前就很出名，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大放异彩，离开我也一样熠熠生辉。这就是所有我要做的事——别把他们搅乱——这很简单。然后你就得到了各种好评，人们说：“哇，你拍得好棒。”但其实不是的，你只不过没把他们搅乱，仅此而已。

詹森：纵观所有影片，所有情节、故事和女演员，80年人生中你获得了些什么？

伍迪：变得更宽容，脾气不那么古怪了。理解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和恐惧，变得更友善一点儿，更能懂得每个人孤单时所承受的痛苦，更愿意关心他们。

在电影里你学不到什么东西，两三部影片之后你很快就能学完——优秀的编剧拉尔夫·罗森布鲁姆和摄影师戈登·威利斯教了我一些东西，在那之后全靠本能。

生活里也许能学到一点东西——我断断续续地做过很多次精神分析，了解了一些，不多，而且作用不大，我一度希望会有奇效，但是并没有——你逐渐就会知道生活里没有什么奇迹。我知道人们不一定想听到这些，他们各自体验生活，经历生死和婚姻，但我发现这些也教不了人们什么。

詹森：80岁生日打算怎么过？

伍迪：我希望能好好睡一觉。🍷

Introduction

引言

导演、编剧、演员、音乐家、脱口秀谐星、哲学家、作家——伍迪·艾伦集这些于一身，又远超越于此。

通过五十多部电影，伍迪·艾伦奠定了自己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获得了流行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双重认可。现在，他就像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查理·卓别林、格鲁乔·马克思还有阿姆斯特朗一样，成了标志性的人物，能被人们一眼认出。

他甚至可能比以上几位曝光得都要多，将自己的身体和思想、灵魂与情感都投射在银幕上，向一代代影迷讲述那些似乎源于他真实生活的戏剧化故事。他的私人生活，包括爱人、朋友与童年，都成为创造力的来源，构成了一部部非凡作品的基石，包括故事的结构，以及那些对理解电影来说既是壁垒又是通道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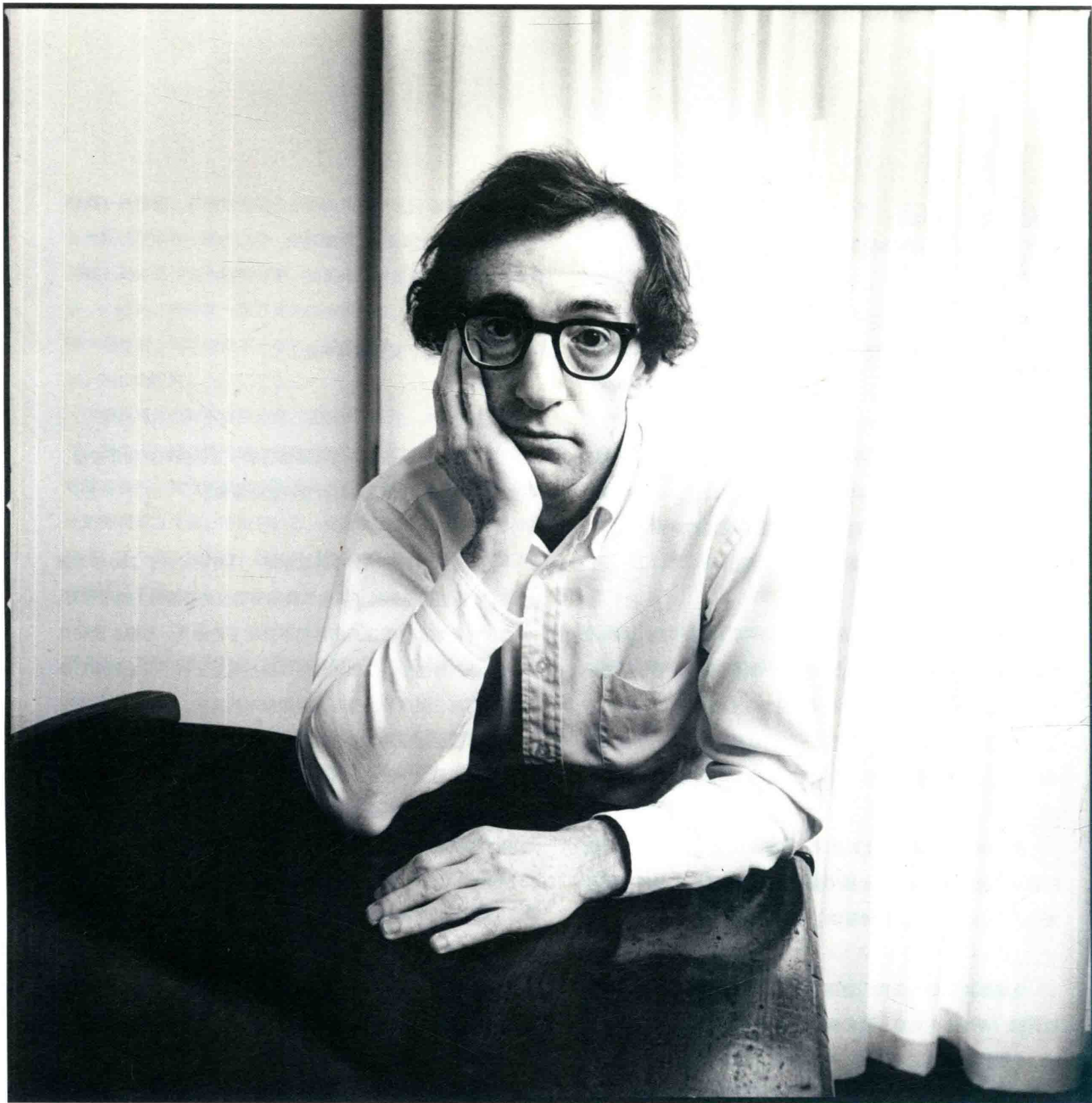
通过研究自1969年上映的所有伍迪的电影——他那些时缓时急、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上横冲直撞的灵魂碎片，本书旨在探寻我们关于伍迪·艾伦的种种看法。

这些影片和角色向我们透露了伍迪·艾伦的哪些隐秘？同样重要的，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窥看到的世界——至少，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越南战争、人类首次登月、柏林墙倒塌、互联网发展、“9·11”事件、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21

世纪的新曙光——这些事情伴随着伍迪·艾伦的电影创作过程，但是你无法单纯通过观看影片发现这些事实。

《傻瓜大闹科学城》中的迈尔斯·门罗被冷藏了200年才醒过来，看伍迪的电影能了解他沉睡期间错过的事情吗？我很怀疑。但是，尽管如此，伍迪的影片仍然界定了神经质、恐惧、爱和几代人的语言和幽默。这表明他的作品不着眼于当下发生的事，而是刨根问底，更深入地探寻人类最根本的需求，着眼于永恒的主题——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需要观众很了解伊丽莎白或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的时事及潮流。伍迪·艾伦的电影是经久不衰的艺术，它们有的有趣，有的严肃，有的异想天开，有的才华横溢，是的，有的也差强人意。

这些一部接一部的影片，是否向我们透露了伍迪经年累月的成长，对生活态度的转变？为了尝试在电影中追寻伍迪·艾伦的印记，本书将详细梳理其中的笑话、哲学和故事。凭借它们，伍迪·艾伦获得了16次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这是一项纪录，提示我们，眼前我们正在了解的也许是最了不起的电影编剧，一个用电影作为媒介探索宇宙间永恒问题的人。他深陷其



左图：不但没有上帝，就是在星期天找一个水管工也很难。——1978年，伍迪在纽约思考生活

中，身体力行，情绪堆叠，上下求索，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并且谢天谢地，他每年都还能重新站起来，再次出发。

伍迪·艾伦的电影捕捉到了爱情、生活中的荒诞、幽默还有痛苦。他总是能抓住眼下最时髦的东西，敏锐地发现我们正在发生的变化，然后一下子戳中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原始欲望。他的角色总是把我们带入深渊，然后又用笑声和幻想把我们带出来。艾尔维·辛格（《安妮·霍尔》）、菲尔丁·梅利什（《香蕉》）、哈利·布洛克（《解构爱情狂》）、吉尔·潘德（《午夜巴黎》）——这些影片中的角色，身体痉挛，说话结巴，满身小毛病，充满欲望，眼镜片厚得像放大镜，和大部分人相去甚远，但是从他们身上，我们却看见了自己。

我们将在这本书中——认识这些电影中的所有角色，男男女女，像棱镜一样折射出多面的我们，以及他们的创造者——伍迪·艾伦。我们能把这些虚拟人物的生活跟伍迪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区分开吗？伍迪·艾伦能吗，尤其是他亲自扮演的角色，或者他女朋友扮演的角色？就像艾尔维（《安妮·霍尔》中伍迪扮演的角色）在创作他第一个不成熟的剧本时说：“在艺术的世界里，你总是想把一切都做到尽善尽美，因为，呃，在真实的生活里，这太难了……”本书将检视贯穿他整个电影生涯中现实与艺术之间的缠斗。

我不确定，伍迪是否认为自己在艺术世界或现实生活中表现完美。最近他又对我说了以前常说的：“如果可以，我要把它们都重新拍一遍，所有电影。但是我不可能享受那种奢侈。所以

每拍完一部影片，我都不会再看一眼，因为你总是会发现哪里做错了，可以怎么修补。我的任何一部影片，如果能重拍一遍，我一定会很开心。如果能时光倒流，找回当年的演员阵容和环境，我愿意再来一次。”

然而我很高兴，他不能那么做。我们需要他的角色们待在老地方，成为我们的向导，带着我们漫游伍迪·艾伦创造的宇宙。

所以，我们将像《开罗紫玫瑰》中的塞西莉亚一样，潜入伍迪·艾伦的电影世界。像《曼哈顿》中的艾萨克一样，全身心地沉浸在浪漫幻想中。像《星尘往事》中的桑迪·贝茨一样，寻找生活的意义。也许，我们像《汉娜姐妹》中的米奇一样，大概只能在马克思兄弟¹式喜剧片的滑稽里才能找得到。但是，我们会继续寻找，因为，我们都需要鸡蛋²。

1 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美国早期的喜剧团体。

2 “我们都需要鸡蛋”，出自《安妮·霍尔》。